



小学教育家陶淑范

张天来 张朝阳

舊中國復新中國樂育勤劬六十年堅信
教人居首要熏陶啟發儘鑽研
歷歲經年桃李繁南來北到謁師門但
聽建樹皆堪喜白髮朱顏一笑溫

二絕白敬贈

淑範老師

一九八二年三月

葉雅陶



DB 29/1P

序

DB 29/1P

这本书是《光明日报》两位记者为从事小学教育工作六十年的陶淑范同志写的传记。

作者平素和我有较多的交往。他们把这本传记的打字稿给我看，征求我的意见。我看后深受感动和教益。全书虽然没有较多的描绘与刻画，但却十分感人。作者用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，搜集材料和写出初稿。为了搜集大量的真实可靠的材料，凡是了解陶淑范同志情况而又能够找到的人，他们都找了，有的还找了多次。有些在外地不能面谈的同志，他们就写信，请这些同志提供书面材料。因此，他们写的这部传记，朴实而又真切地记载了教育家陶淑范同志生平所走过的道路。

陶淑范同志在我国教育界是老前辈。以八十几岁高龄而健在的教育家，实在是不多了；在小学教育岗位上能坚持这样长时间的，更是不可多见。

我于1949年夏季从老解放区来到刚解放的北平后，开始认识她，到现在已有三十多年了。我对她常是怀着一种崇敬的心情。她之所以使人敬佩，是她把自己的一颗赤诚的心，完全献给了孩子们，献给了教师们，献给了学校。她经历过旧社会的艰辛与苦难，就更加感受到新社会的美好与幸福。她热爱中国共产党，热爱人民，热爱社会主义祖国。她把这些深厚的爱集中起来，长期地具体地体现在精心培育新一代的事业之中。她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教育实践家。她用自己的心血完成了一部教育诗篇。

陶淑范同志做过教师，做过校长。她在教育和教学的许多方面做过探索，有显著的建树。她的最可宝贵的经验，在于她担任教师的时候，十分爱她的学生；担任校长的时候，在爱学生之外又加了一条爱教师。按照她的说法，不爱学生的教师，不可能是一位好教师；不爱教师的校长，不可能是一位好校长。听起来，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理论，似乎是人人皆知的平凡的道理。然而关键在于认清了这种道理之后是否认真去做。陶淑范同志不但认识了上述理论，而且一点一滴地照着去做；在长期的实践中，更加证实了这平凡、简单而又正确、可

贵的真理。她爱学生，爱到看见一个学生因迟到被关在教室外而急得生病；她爱教师，在电话里听说一位老教师得了病就情不自禁地落下泪来。有这样的教师、好校长，学校是一定能够办得好的。

陶淑范同志在教育实践中不拘泥于已有的经验，具有创造精神。在上级领导下，做为实验小学的校长，她带领教师做过许多实验；特别是在劳动教育方面所提供的经验，对培养孩子们健康成长产生着深远的影响。

陶淑范同志的事迹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好教师、好校长的范例。我们的同志尤其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同志，可以从她那里学到优秀的品质和良好的经验。其中有一条让人感受很深的，就是她忠诚党的教育事业、说到做到、心口如一、表里如一的精神。哪怕是很小的事情，她只要认识到该怎样做，就一定要坚持去做。她称得起是一位言行一致的海人不倦的真正的教育家。鲁迅先生说过：“战士的日常生活，是并不全部可歌可泣的，然而又无不和可歌可泣之部相关联，这才是实际上的战士。”我们还可以说，陶淑范同志就是我们教育战线上这样一位实际上的战士。

芬芳桃李遍天下，辛勤园丁慰生平。陶淑范

同志有成千上万的学生，还有众多的家长和认识她的同志，都想念着她，敬佩着她，感谢着她。可以想象得到，当大家看到这本书时，都一定会表示非常喜悦和赞成。

我认为这本书对孩子们也很有教育意义，他们可以从中看到，为了他们的成长，只是在小学阶段，教师、校长花了多少心血！以此来培养他们尊敬老师的感情。

但愿这是一个开端，今后有更多的小学教师传记出现，在全国树立起尊师爱生的好风气。

韩作黎

一九八二年十月四日

一个人的一生，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度过。是的，不会所有的人完全一样。

我们这里记述的是一位小学教师的历史。

她，在平凡的教师岗位上工作了六十多年，现在她八十多岁了退休在家。她没有出生入死的战斗经历，也没有长篇巨著行世，她有的是：把全部的爱献给了教育事业，给了孩子们。

目 录

1	高个子插班生
5	启 蒙
10	她爱当小学教师
15	运动场上的掌声
21	算术课
26	小学生也有自尊心吗?
30	“千万不要忘记今日”
36	聘书与饭碗
43	向着光明的路
50	在破晓前的沉沉黑夜中
55	欢乐的泪水滚滚流
62	在庄严的讲台上
67	《劳动范围表》的故事
72	劳动课
79	闯 路

84	不要叫孩子闹“消化不良”
89	心心相印
94	信 任
102	“吃喝拉撒睡”
107	“你就是小学教育家”
114	分数面前人人平等
120	丰收会
128	退休前后
135	纯正的品格
141	“我又活了!”
147	老树新枝
156	人逢喜事
162	桃李芬芳
171	不疲倦的目光
175	后 记

高个子插班生

一场暴雨冲洗着嫩江平原。

一道闪电过后，轰隆隆一串闷雷，这雷就好象在屋顶上滚过。此时齐齐哈尔的一间民房里，一个瘦弱的小姑娘吓得缩成一团，她用小被子把脑袋蒙了个严严实实，两个手指头堵住了耳朵眼。

她仔细听了听，母亲已经睡熟了。又一道闪电之后，一串雷声到来之前，她用小手轻轻地掀开母亲的被窝，钻了进去。

她立时就不怕了。母亲那暖乎乎的躯体使她感到很舒服，很有力量。但她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母亲又把她推了出来，……

这个小女孩，就是陶淑范。她生于一八九八年。在她不到两周岁的时候，一场霍乱，夺走了她的亲生妈妈，她还不懂得母爱就失去了母爱。

后母对她不打也不骂，就是让她干活。她就

怕夜里打雷，听到那可怕的雷声，就想往后母被窝里钻，后母却硬是不肯要她。看到后母对自己生的孩子十分疼爱，小淑范想：要是我钻到她肚子里，让她生我一回，那就好了，她准得疼我呢！

再大一些，淑范便给一家人纳袜底。一只袜底至少也得纳两三天，纳完一双又一双，没完没了。她多么想和小伙伴们一块玩“种葫芦”，玩“老鹰捉小鸡”，还搭上“窗户”、安上“门”，玩“过家家”啊！一玩起来，无忧无虑，一片欢笑。可是，后母只要看见她在玩，马上就喊她回来干活。

“来，我这腿肚子不好受，你给我捶捶！”后母下着命令。

劳累一天的小淑范，晚上还常常给后母捶腿。沉沉的夜幕里，鸟儿睡，虫儿叫；远处传来沙俄大兵唱的思乡曲，小淑范感到鬼哭似的可怕。后母被女儿轻轻地捶着，舒舒服服地睡去了。

哥哥靠一家亲戚的帮助，到北京、天津念书；那时候，中长铁路修通了，交通比较方便。后来嫂子也到天津念书去了。

淑范十四岁那年，哥哥毕恭毕敬地几次向后母提出让淑范上小学，都碰了钉子。

淑范当然也想上学，是嘛，比她小的女孩子都

一群一伙地进了学校，为什么不许她去？可后母就是不许。不但不许上学，还老是当着淑范的面说给她找个人家嫁出去算了。淑范听着很不高兴，有时她气极了，就怒冲冲地说：“我不是吃你们关家（后母姓关）饭长大的，你管得着吗？”

淑范十五岁那年夏天，哥哥、嫂嫂回到家里，哥哥在县教育科做科员，嫂嫂在县城学校里当了学监。当时，民国成立，各地大办学校，动员孩子们上学。哥哥出面跟后母一说，后母见已无法阻挡，便也应允了。

穿一身新衣裳，背一个新书包，淑范高高兴兴地来到学校。到一年级教室里一坐下，她比小朋友高半截。孩子们个个冲她做鬼脸，笑她个子大。校长把她放在三年级做插班生，她比同班的小朋友，还是高那么一块。语文还好说，算术却怎么也听不懂，跟不上。老师看到这孩子十几岁才上学，很不容易，就每天单独给她补课。

学校不久办了高小班和师范班，插班在三年级还很吃力的淑范，又被拔到了高小一年级。教育事业的发展，那当然是好事情，但是这种拔苗助长的做法，给淑范肩上压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。

意料不到的事情不久又发生了。省教育厅要

派人来查学，校长着了慌。别的不怕，公费的师范班他多报了学生名额多领了钱，查出来可怎么办呢？于是，淑范又从高小班被拔进了师范班，这师范班的学生，公家管穿衣、吃饭，还可以住校。

你见过出了笼的鸟儿吗？你见过脱了网的鱼儿吗？

陶淑范穿上公家发的浅蓝色上衣和黑布裙子，住进师范班的女生宿舍，她就象插上翅膀，从家庭的笼子里飞出来了。

然而，淑范那紧锁的双眉并没有完全放开，她的学习是吃力的。嫂子帮助她，老师帮助她，哥哥更是经常问淑范学习有什么困难，帮她解答学习上遇到的问题。她自己也加倍努力，然而还是跟不上。

后母呢，听人说淑范学习总跟不上，看着淑范被功课压得又黄又瘦，她反倒幸灾乐祸起来：“骡马上不了阵！”“念书没用，找个婆家就嫁出去了！”

哥哥后来在北京有了工作。一九一八年，到齐齐哈尔来接嫂嫂，看着淑范和后母的关系不容易搞好，就把她带着到北京来上学了。

启 蒙

北京西单南面有一条约一公里长的石驸马大街，这条街中间路北，新盖起一所学校，名叫“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学校”。在中国专门招收女学生，培养小学教员的学校里，这一所办得最早。

一九一八年冬天，哥哥领着二十岁的妹妹淑范来到这所学校。校长问了问她的年龄和学历，给她放在二年级当插班生。

从齐齐哈尔来北京，由小地方到大城市，陶淑范样样都觉得满意。这学校有多好：管吃、管穿还管住，听说是慈禧太后提议办的……可没过几天，陶淑范就觉得不那么舒服了。原来这学校对学生的限制太多，象一条无形的绳索捆住你。

你看吧，进了学校的大门，还有一道二门。二门内楼上是学生宿舍，楼下是教室。学生平时不准出大门一步，出二门也得受盘问。男教员呢，

二门以内对他们是禁区，甚至往里面看一眼都犯嫌疑呢！师生之间，除了课堂上见面，没有任何接触的机会。

陶淑范要到街上买手纸，这理由在她看来是很充足的，可是，学监把她挡住了。淑范死说活说，那学监只是两个字：不行。回到宿舍，刚强的淑范委屈地哭了一场。

星期六下午，学生可以回家，但那个通知簿上，要有学监的签字盖章，写明你几点几分离开学校。星期日下午来学校，马上要把通知簿给学监，她要看看你是几点几分离开家的，家长是否盖了章。

这位姓朱的学监，且不说老板着面孔，最让人受不了的，是她那势利眼。那年月，对有学问、有名望的妇女，甚至年龄大一些的女学生，都称某某君，表示一种尊敬。然而朱学监对学生却是两种称呼，你家里有钱有势，她就叫你张××君，李××君；哥哥只是一般职员的陶淑范，得不到这份荣幸，学监总是直呼她的名字。

别看你限制了女孩子们的行动，她们的思想你能限制得了吗？她们表面上怕你，内心深处难道不憎恨你吗？

不知道是谁的主意，朱学监一来，同学们互相

招呼：“注意啊，那猪蹄子来了！”同学给老师起外号，这当然是不对的了。但是这的确是女孩子们在与世隔绝的高墙内，对这种不平等待遇的一种小小的反抗。

第二年，学校改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，陶淑范还是在普通师范班学习。

五月四日，伟大的爱国运动，象火山一样爆发了。当天晚上，消息冲破了女高师的大门、二门，传到同学们的宿舍，如同火种一般，把女孩子们的爱国热情点燃起来了，把陶淑范埋在心底的爱国热情点燃起来了。

她来自沙俄蹂躏的黑龙江。她看过沙俄的大兵在中国土地上随意凌辱妇女，“老羌来了”，这几个字吓得姑娘、媳妇和嫂子、大娘们面无人色，心惊胆战。她看过一个中国男孩子在一家日本人开的店里当学徒，不知道为了什么，被四、五个日本人围在那里，打来打去，遍体鳞伤。

那时候，年幼的淑范总在想：为什么外国人对中国人这样凶恶？是谁让他们到中国来的呢？今天，淑范懂得了，原来是中国有卖国贼。

淑范的记忆里还很新鲜，她跟着哥哥来北京，一路上，这一段铁路是俄国的，那一段火车是日

本的，属于中国的，只有短短的一段。换了好几次车，五天才到了北京的前门车站。

“这样下去，中国还有救吗？”陶淑范感到心痛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陶淑范和同学们一块，站好队，就要上街游行了。校长出来拦阻。在同学们眼里，他是一个顽固老头；在他眼里，女同学上街是“伤风败俗”、“大逆不道”。况且北洋政府命令各校严禁学生闹事，校长当然奉为圣旨了。他又威胁、又劝说，但一点不起作用。好家伙，一向被看作温顺善良的女学生，发作起来，还真有点势不可当呢！

“走，咱们上街去！”只听得一声令下，同学们举旗列队向大门口冲去。大门上锁着一把大铁锁。多么愚蠢的校长，他想用铁锁锁住学生的爱国热情，那不是火上加油吗？

学生的队伍又奔向后院，后院也早被锁上了。学生们坚决要校长把门打开，校长坚决要学生们回教室上课。

俗话说，急中生智。学生队伍中，跑出两个粗壮高大的女学生，两个人对大门观察了一阵，一挽袖子，四只手一齐用力，轻轻地连门带锁往上一端，就摘了下来。